

谈论老房子,我们在谈论什么

□ 龚静

那一天天气闷热潮湿,灰雾迷蒙,估计PM2.5已超标,实在不宜出门,却还是想出去走走,否则环视都是埋在霾中的楼,倒不如接接地气罢。

来到原先住过的市中心,沿复兴中路南昌路慢慢走,店面的变化自是意料中的,却也有几家十多年一直在那里,沿街的老房子老弄堂一如既往,只是临街的截开出了店面,原本私密性质的墙在都市是难以保全私密的,大多外墙装饰粉刷过了,在潮湿闷热的下午,却似乎少了往日的清朗多了些说不出的雾数,就像在梅雨里那种甩不掉的粘感,路边泊满汽车,停着的汽车照样散发出霉了似的尾气味,窄掉一半的路自然更逼仄,粘搭搭也就成了物质性的存在,仿佛空间的某种

质感。再看住过的老弄堂,本来算得宽敞的主弄堂,半壁江山被汽车占领当然也是不奇怪的,大家都在买车拍牌照,尽管都在抱怨堵车停车难,弄堂口望进去,清清爽爽的弄堂像穿了紧身旗袍,样子也还不错,到底局促了,水泥路面显然也是有些年头没维修了,砂石色原本倒是古朴,此时却觉污糟糟,离开十多年常在心头念叨的弄堂,此时却不想再走进去。弄堂口那几户人家大概是出了租,木门换了铝合金,几个壮年男子上衣下摆翻卷又腰绕头站门口聊天。

回头,南昌大厦边的弄堂口,竹榻上的中年男还在继续放棒状礼花,大概春节时剩下的,或为次品,礼花抖抖豁豁的,扑扑扑地上去一个,停几秒,

再扑扑扑冲到梧桐树上闪个有气无力的花,路人不由皱眉,他却放个不亦乐乎,路边犹如客厅。这在摄影镜头中,大概倒是风景了,可现实中其实是将公共空间视为私人场所。好比在网上常常看到的老城老照片,也是我们少时的现实生活:夏天大家搬张小桌子在门口吃饭,晚上躺椅睡到暑气渐去才回自家屋子,周末一张水泥台子两块砖头横一根竹竿就可乒乓不亦乐乎,弄堂晾满衣物,走过路过各家屋子的饭菜香串出来,空间的怀念里更多人情追思,张家妈妈的馄饨,李家爷叔的半导体,落雨了也不必担心晾晒在外的衣服,陈家阿婆会相帮收进来的,当然当然,其实一定有不少纠结尴尬的,公共厨房的水电分摊,公用面积的

互相霸占,房间不隔音,空间局促,但是,日子过去了,选择性的记忆中当然只抹上温情暖暖的光影。

大家都是明白人,不会不明白老房子其实并非如我们谈论的那么完美,就像这次故居重游,看到粘搭搭的弄堂,被汽车占据的弄堂,原本心念念的感觉确实淡了不少,老弄堂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状态其实有些错落。但是,我们还是愿意谈论老房子,其实我们是在谈论老房子带来的亲切感,谈论老房子和人相处之时的妥帖。妥帖来自哪里,邻里温情其一,距离产生美其二,更重要还是老房子的高低和道路比例是比较适合人居人行的,老房子周遭的道路不会那么冷漠的笔直宽阔,只宜汽车飞驰,不合市民

行走,它有弯曲,有拐角,有斜线,小商小铺的即可解决生活之需,高楼的罡风冷风不会有,过马路不必要等两次红灯,更不会有走在高楼下紧张渺小之感,房子和街道有着合适的比例,人和环境之间就有一种舒心的气场。

可是,现在的城市不仅商场办公楼,而且住宅小区也大多高楼,又用那么多水泥钢筋玻璃的材质,与砖头木头气场和谐的人,自然要紧张焦虑不自在,哪怕什么临江高层别墅等等,都只不过是幻象,汽车时代的城市,只会让人更加不舒畅,不舒展,连老房子也被包裹其中改了性情,我们只能一边谈论着亲切的老房子老环境,一边在粘滞生硬的现在的城里或者奔突或者权且,暂时安放暂时的肉身。

微光(外一首)

□ 钱焕杰

有一种灵感
来自心灵的微光
灵感似盛夏的闪电
融入人生的光盘
羽化生命的绚丽

有一种微光
来自生活的细节
原生态的感悟
在血脉中舒曼
我用知音的情愫
嫣然一笑
将她
储入生命的银行

有一种激情
来自心田跳跃的微光
点点闪闪
伴随晨曦、夕阳
点燃生命的火焰

雨花

黄昏,一滴雨
娉娉婷婷
飘落庭院的花蕊
也许来自一朵云彩
捎来星辰的问候
晶莹的心房
吟诵舒婷的情诗

或许来自崇山峻岭
穿越八千里云和月
洗涤蒙蒙尘埃
纯洁不变
芳心如一钩明月



余辉 陈硕/摄

州桥古玩市场

□ 徐振保

A君说:“州桥有古玩市场了!”我喜欢收藏,早就期盼历史文化名城嘉定有与之匹配的古玩市场。

州桥古玩市场在老街西区,南北10多间固定小店铺。A君租了一间,说:“月租金XX元,能接受。业余搞收藏20多年了,老货不少。州桥古玩市场双休日开放,正好满足工薪族的愿望;双休日来此做小老板。”我还认识一位上了年纪的藏家,也租了一间,货架上摆满嘉定老

货。店主大多是嘉定人,是市场的“正规军”。市场中的“游击队”就是众多的地摊,出售钱币、邮票、票证、玉石、字画、铜锡器……五花八门。有个农民模样的人,摊上只有一对锡烛台,说不愿低价售给收古董的,想来此卖个好价钱。

我在古玩市场巡视一遍,购一早烟筒,乌木、铜头、玉嘴,上品相,120元,值。店主有两根挂大兜的老银链,每根重七八十克,我一看就是嘉定老

货。店主开了实价:每根1000元。我因已有相类藏品,未出手。待我下周赶往购买,已经售出,有点后悔。我常去州桥古玩市场,与店主藏友聊天,了解行情,增长见识。我也常常藏品,请市场上行家掌眼。

双休日,州桥古玩市场顾客川流不息,我想,州桥古玩市场若能精心经营,定能吸引上海甚至更远方方的藏家游客,成为上海市一处知名古玩市场,是完全可能的。

身在梦里心在雾里

□ 赵春华

不知多少次去过这个地方了,只因这里有个垂钓的好去处。在垂钓的好地方的旁边,看得见有好几幢木结构的小屋子,置作在湖光水声中,却从未踏进过一步,因了它的神迷,神迷得令人不敢叩问,甚至不敢多窥视几眼。

其实我是很向往这样的地方的。记得两年前有钓友作向导,一路车行数百公里,去了千岛湖的风景里。能钓得到多少鱼呢,倒是当夜睡进千岛湖的怀抱里,躺在千岛湖上的小木屋里,听湖水私语着进入梦乡,才觉这是尽享天籁之福啊!千岛湖让小木屋作了摇篮,我们成了大自然的婴儿。

这次总算拥有了在垂钓畔小木屋投宿的理由了,因为从上海来的朋友和我一样的情致。晚饭就在

湖边不远的农家吃的,看着姓汤的主人从自家栽种的菜园里择了两三种菜蔬,豇豆呀茄子呀,还滴着细雨的水滴呢,新鲜吧!

睡进小木屋,唯一个静字说得清。说静也不静,你听远处传来了狗吠声,一声一声,听得见,却又模糊;还有躲在夜色里、菖蒲中的蛙鸣,叫了停了,叫的时候急鼓般骤,停的时候留下了一大片的空白……还有,还有就是偶尔“泼辣”一声,是鱼儿跃出水面,静心才听得见。城市里的喇叭声、商店的促销、街路上的人流喧哗,都隐退了,遥远了,此刻,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了。

小木屋外是木铺的临水阳台,阳台上是三围的木栏杆、木栅栏。

晨,还在惺忪着,我就扑在木栏杆垂钓。看好这小木屋,就因为方便垂

钓。

湖面,笼着重雾,如沉沉的帷幕。一夜的时间,鱼儿饿慌了,一会儿柳叶鱼上钩了,又一忽儿是翘皮鱼上钩,而更多的鲫鱼来咬钩,不很大,一两多一点,大的才2两左右,也不用放进网兜,钓一条扔进敞开门的小木屋,一个多小时,小木屋的地板上活蹦乱跳着十多条鱼儿。

微风卷不动雾幔,曙色用尽了力气,才有一抹微光抹出了湖面四周柳树的轮廓,笼雾的柳树一团一团,一团一团的模糊,近处的才看得出淌着雾水的朦朦胧胧的柳条……这时候蛙鸣歇了,狗吠也停了,又一个浓得化不开的静,统治了湖石、岸柳……

那些朦胧诗,是不是蘸着这样的弥雾写出来的呢?!

钓累了,歇歇,可是阳台上并没有椅

子,唯美中不足。很想向小木屋的主人或者经营者提点意见,这椅子,最好是竹的或藤的,不说钓鱼的想坐坐,这还是小事,要是不钓鱼呢,就让人在这小木屋里坐着,单调地看电视吗?若能拾掇出一两只桌椅,能让人坐着闲看云淡雾薄,日落月上,泡一盏香茗,邀一、二知己,闲话三千,周边有蛙鸣游鱼飞鸟作了点缀,何等清趣呢!

太阳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挣开云雾的枷锁,将阳光从层层云的缝隙里漏了些下来,把湖水清清、垂柳依依、绿树森森、小桥弯弯勾画得清清楚楚。

一看时间,已是十点半了。赶紧收拾停当,去一个朋友经营着的桃园。但这个叫作华亭人家的地方,这小木屋的一切已然像浓雾一样弥漫了我的身心。



书海墨香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

——莫泊桑《羊脂球》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



情之所钟